繪圖小說

覆舟記

鍾紀明
李維翰 作

哥侖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

JAN 7 '52

5769
8126

小說繪圖

夏伏記

作

明[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畫[illegible]

鍾紀明
李維翰　合著

覆舟記

新華書店印行
一九四五年九月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
JAN 7 '52

578-14360D

[illegible] [illegible] 合著

屈執信

一九四五年十月
新華書店印行

目錄

第一節　裝甲兵搶刼民茱……一
第二節　李老漢情急拚命……五
第三節　沈保長趁機詐財……八
第四節　賣油担巧舌應付……一三
第五節　爲報復鞭打强姦……二〇
第六節　恨殘暴弄水沉舟……二二
繪圖六幅……張明坦繪

装甲兵
搶刼民菜

李老漢
情急拚命

沈保长
趁机詐財

卖油担
巧合应付
陕西省地图

爲報復
鞭打
強姦

恨殘
暴弄水
沉身

第一節　裝甲兵搶刼民菜

却說渭河南北兩岸，有一種歌謠流行，不論大人小孩，在閒散的時候，總愛這樣唱着：

「渭水滾滾向東流，幾人歡喜幾人愁！？

有朝一日天睜眼，渭河渡口掛人頭！」

自從這個歌子唱開來之後，保甲長和縣政府都着了慌，急忙下了令，不准再唱。

對於這事，老百姓非常不滿意，背地裏憤慨地說道：「唱個歌兒也犯法，這叫啥世界！」因此，禁的儘管禁，唱的還是要唱，特別是在月明風清之夜，渭河上的船夫，蕩着船，高亢的合唱起來，更顯得悲壯動人，足以表現這一帶的民氣。這且不提。單說南苑村裏，有個老頭子，姓李名得茂，年近五十，額前皺紋縱橫，門牙已脫落了兩顆，但講起話來，聲音却還洪亮，侃侃有力；做起活來，也還能賽得過青年人！他老婆也四十多歲了，夫妻二人只守着一個獨子，名叫福娃，現在正是年壯力強的時候，他已經娶過了媳婦。這一家四口人務農爲生，辛苦勤勞，自不待言，偏是還有人飄着涼腔，背地裏說李得茂是「一條牛！」其實這幾年來，軍麥公款，雜費苛捐，像榨油的樣，把許多人

都辦得喘不過氣來，很多人傾家蕩產，流落外鄉謀生去了，而得茂老頭子，雖然也吃了大勁，但是正因爲他的生性倔強，起早睡晚，做這做那，不斷的掙扎，才把許多熬煎的日子都度過去了！

這南屯村就在陝西省渭河的北岸。不幸在民國三十二年，「三伏」裏，一連下了半個月淫雨，渭河漲了大水。浪高水猛，把兩岸年久失修的河床，推得不斷的崩潰，冲掉了農家好多良田。李得茂老頭子的二十畝租田，也就這樣的去得一乾二淨。

就在這天的晚上，當他的兒子福娃說了「二十畝地全推光了」以後，不管他老婆一把鼻涕一把淚，哭得怎樣傷心，可是老頭子硬把自己的眼淚吞到肚裏去，雖然他心裏也像刀割一樣，他却一言不發，坐在炕邊上，對着不大亮的麻油燈，一鍋又一鍋地抽起旱烟來了。

他在盤算着怎樣過活下去的辦法。

他這樣坐着，想着，抽着旱烟，不覺雞咕咕地叫了四遍，東方慢慢發白了，他才大吃一驚：「怎麼，就坐了一夜？」再回過頭來看看他的老婆，不知她在什麼時候，早已睡着了，正在打着連續不斷的長鼾。得茂也不去驚醒她，輕輕地把一條破被子蓋在她的身上，就跳下炕，打了個呵欠，伸了伸懶腰，用手揉了揉失神的眼睛，在頭上包了塊粗布手巾，輕手輕脚地走到他的兒子福娃的房子去，把他叫起床來，說：「福娃，走，咱們去把剩下的龍王廟前那幾畝地，趕快種上冬菜。這時候還不晚。」福娃揉着哭腫了

的眼，「哼」了一聲，就去揹了犂。老頭子拿了把鍬，到園裏去牽了那頭老牛，就和福娃悄悄地走出大門了。

原來得茂老頭子，在這一夜的盤算中，他又一次地突破了死的威脅。他想：「雖然河畔的地全叫水推了，而在村外龍王廟旁還有幾畝麥縫地，趕快去把它揭過，多上點糞，趕「立秋」之前還可以把宅務成菜園子，種上些白菜、蘿蔔、葱……」人常說：「一畝園勝過十畝田」，他相信：「這樣就可以熬過今年的窮日月。」果然，從這一天起，得茂老頭子就按照他自己這個主意，和福娃沒黑沒明地在地裏幹下去。他的老婆留在家裏做飯。福娃媳婦每天除了送飯以外，有時還幫着在菜園裏做些零星活。日子過的很快，轉眼就是初冬。由於他一家人辛勤的結果，這個菜園子居然搞得很像樣了。白菜、蘿蔔……一畦一畦地長成了。得茂父子每天輪流的担到鎮上去賣。這樣，全家人的生活，才得勉強的維持下去。

有一天，正是「立冬」，得茂又担着菜到鎮上去賣。留下福娃在菜園子裏挖蘿蔔窖。他挖了還沒有二尺深淺，正用鍬出土，忽聽得有「噼啪！」「噼啪！」的鞭子聲。福娃跳上來一看，見有一輛三四騾子拉的膠皮輪車，已吆進了他的園子來。從車上跳下來兩個頭戴「烏龜殼」的「粮子」，有一個屁股上還掛了一把小手槍。那車伕也是穿着軍衣，只是頭上沒有戴「烏龜殼」。福娃一見就知道他們是裝甲兵團的「粮子」。他們住在渭河南岸[illegible]寺，過去為了訓練什麼什麼戰車，把老百姓的麥地平了幾十頃做訓練

場，一個麻錢也沒有給過。老百姓早已嚐過了他們的苦頭，因此福娃這時又是討厭又是害怕。那個掛手槍的是個司務長，名叫劉熊，這人生來鼠眼鷹鼻，面黃肌瘦，兩個顴骨特別突出，活像一對小山。他嘴邊吊着一根紙烟，一邊吸一邊對福娃說道：「這裏所有的菜蔬，不准向外賣，我們全要。保長通知了你沒有？」還不等福娃答話，他早已掉過頭去向那兩人叫道：「你們快來，動手拔！」於是那兩個傢伙像閃電一樣竄到菜地裏，彎下腰，見菜就拔。還把白菜的邊皮爛葉都剝下來，撩滿一地。這時福娃急得連呼帶喊，手忙腳亂。他擋住了這個，那個又拔起來。扯住了那個，這個又拔起來。他們一邊拔，一邊裝車，片刻工夫，就把車裝滿啦。車伕把鞭子迎空一繞，「噼啪！」的一聲，驚得騾子把頭一昂，拉車就走。福娃急得滿頭大汗，只得趕上前去，死死拉住車轅，向那個掛手槍的司務長哀求道：「好老總啊！別忙走！總得講個價錢，過一過秤！」司務長把頭上的鋼盔向腦後一推，瞪着眼睛說：「稱！過秤？連你的園子都是我的！」這時候同來的另一個兵，他原是個採買員名叫蔣濟林，立刻跑到大車跟前，把福娃抓住車轅的手掰開。可是福娃又去抓住了牲口的籠頭，繼續地要求着，說：「好老總啊，我們是靠賣菜吃飯的，不給錢不行！」司務長罵道：「老子買了幾年菜，今天才聽說要錢。狗禽的！快鬆手，不然就打死你！」那車伕也揚起鞭子，橫眉怒眼，用高亢的破嗓子喝道：「快放手，別討死！」福娃只是說：「你把車停下，行行好吧！……」還未說完，司務長就狠狠地一腳把福娃踢倒在地，罵道：「老子沒有開汽車來裝菜，沒有開

坦克車來碾平你的圈子，就算你祖上有德。你別他媽的不識抬舉！」福娃這時又爬起來，撲上前去，一把扯住司務長，死也不放，喊着：「你搶了人家的菜，還要打人，這是什麼道理？」司務長乃是浙江人，在隊伍上混了多年，對老百姓「撒歪」慣了，一聽他說「搶菜」二字馬上濃眉一皺，高聲罵道：「娘西屄！」隨手就一巴掌，把福娃打的向後歪了幾步。回手又在腰裏拔出手槍，把槍把子顛倒過來，狠狠地在福娃頭上敲了一下。只聽「叭！」的一聲，福娃頭上的血，就紅滴滴地流了下來。司務長又說：「你狗肏的瞎不知，好不知，拉到槽裏草不吃。」立刻又對蔣海林說：「用繩把他綁了，拉去當兵！」蔣海林在車上取了條繩子把福娃綁好，拴在車尾巴上，然後司務長吩咐車伕老朱：「快點吆走！」老朱就把鞭子一繞，「噼啪！」的一聲，車就向南走去了。

這樣一陣大鬧，不免驚動了隣地裏的人，他們只敢遠遠偷看，紛紛議長論短，不敢走攏去。其中有個孫六，是福娃的妻弟，早跑到福娃家裏報信去了。

第二節　李老漢情急拚命

單說那輛大車慢慢地走着，司務長和採買員邊說邊笑的跟在車後。這時，司務長從衣袋裏掏出一盒紙烟，給採買員和車伕一人一支，自己也掛了一支在嘴唇上。擦火取燃

後，就說：「弟兄們，咱們明天再來美美地搞一下，今天只是一個下馬威。」蔣海林聽了，心裏暗想：「司務長是團長的小舅子，爛包了有他，反正混水好摸魚，多少他總得分給我幾個。」這樣一想，就有意附和的說：「是呀，搶了還不是搶了，他們老百姓還敢怎樣？把咱看兩眼半！」他吸了口烟，又拍了拍司務長的肩膀，笑眯眯地，越現得他那圓圓的臉像個皮球，他說：「司務長，這一回可不要叫我再吃虧。」老朱本來坐在車上，聽見了這話，就把鞭子一揚，「嘘——」地吸了口烟，跳下車來，斜着眼瞟了採買員一下，暗想：「他還說吃虧？每次給我總是分得少。」他這個人是個沒心眼的人，有啥說啥，人家都叫他「直腸子」，於是不等司務長開口，他就搶着說：「吃虧？今天這車菜，沒有八百，便有六百斤，一個麻錢沒花，這樣買賣，怕你在娘肚裏都沒有想到！要不給咱多分點，那才吃虧咧。」說完，他就是幾個哈哈。這樣一笑，倒把蔣海林笑得過意不去，就在心裏駡道：「好狗肏的，你不過是一個車伕，還嫌少！就不給你分，看你把我怎的？」他正待找話回答，忽聽後面有脚步聲，他們回頭觀看，却見遠遠塵土飛揚，有一個老頭子，打着赤膊，手拿鐝頭，奔跑而來。這是十月天氣，車伕老朱見那老漢打着赤膊，就嘻嘻哈哈地笑着說道：「好傢伙！一點不怕冷！」他們正在這樣猜疑中，那老頭子已跑到他們面前。只見那老漢兩眼發紅，面色鐵青，嘴鼻氣喘不定，喊着：「狗肏的把我娃打成這樣了！老子和你們拚了！」這時綁在車後的福娃，因流血過多，早已疼得昏迷不醒，聽見這聲音，他就猛然抬頭一看，叫聲：「大！」就又哭起來了。那老

漢一見此情，就像火上潑了一桶煤油，掄起钁頭照着司務長的腦門就砍，被他很快的閃過了。然後老漢又掄起钁頭，對準採買員蔣海林的脚掃了過去，他雙脚一跳，沒被打中，倒把地下一塊石頭，打得火星一冒。也是活該蔣海林倒霉，他着了慌，向路旁地裏一跑，不防脚下有荆棘絆住了脚，「啪！」的一聲，跌倒在地。那個老頭子隨後追到，像餓虎擒羊似的猛撲過去，兩脚一跨，就騎在蔣海林的身上，捺住他的胳膊，連啃帶咬，說：「老子和你一同死！」司務長見情，着了急，嗖地在屁股後拔出手槍，「叭！」「叭！」打了兩槍。不料他因爲心慌手亂，槍不聽命，不但沒有打中老頭子，反而驚動了村裏邊的人，像潮水一樣湧出來觀看。司務長做賊心虛，以爲這些老百姓是來打他的，便向衆人威脅道：「你們造反！你們造反！你們敢打……」可是老百姓愈逼愈近，早嚇得他手裏有槍也不敢打了，向後一轉拔脚就跑，車伕也跟着跑，眞是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不多時，跑得看也看不見影了。

衆人拍手大笑，連聲叫：「痛快！」「痛快！」都覺得像給自己出了一口氣的樣子。但也有些胆小鬼，把舌頭一伸，說：「這下擡下禍了！」

這時，早有人把福娃從車後解開。那老頭子捺着蔣海林還沒有放，只大聲喊道：「福娃，快給大把那條繩拿來，讓我把他也綁上。」福娃拿過繩去就綁了蔣海林。

原來李得茂這天中午賣完菜，剛回家端了一碗熱米湯在喝，就見蔣六慌慌張張跑來，把裝甲兵團搶菜毒打福娃的事，講了一遍。得茂是個倔強子人，又想到「自己搭了

五十歲了，只有這一個娃，要是有個一差二錯，將靠誰呢？」想着想着，他一股怒氣早衝上腦門，把牙一咬，從齒縫裏迸出幾個字：「肏他媽！」氣得他短短的幾根鬍子都翹扎起來了。於是他也不管孫六講完話，立刻把棉衣一脫，打了個赤膊從門背後撈了鐵頭衝外飛跑，趕到這裏拼命來了。

這時候福娃媽和媳婦都跟孫六來了，給老漢也把棉衣帶來，才叫得茂穿上。孫六在一旁見他姐姐不住的扯起衣襟，揩眼淚，就說：「不要哭了，姐夫既然被打成這樣子了，現在還是先把人扶回去，醫治要緊。」福娃媽扶着福娃，用她自己頭上的帕子，給福娃把傷口紮住。喚聲：「福娃，你現在怎麼樣？」福娃說：「媽，我昏的很！」他媽說：「走，囘，給你請張大夫看一下，吃些藥就好啦。」她又囘頭對那還在一旁揩眼淚的媳婦說：「走，把他扶囘！」她親和媳婦扶着福娃，一步一步的往囘走着。孫六吆着那輛車。得茂拉着蔣瀨林，說：「走，跟我見沈保長去！」說畢拉着繩頭就跑，疼得那蔣瀨林直喊，奔跑不迭。衆人也像一窩蜂似地擁進村去了。

第三節　沈保長趁機詐財

却說那沈保長，原是個嘻嘻拉拉的人，作起事來很滑頭，旁人要想把他拿在腳下，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不過他對自己的老婆，却大大的是個龍花頭。他這時正躺在烟舖子旁邊燒烟泡。他老婆坐在旁邊衲着鞋底，嘴裏咕嚕咕嚕着：「你這沒良心的狗娘養的！」說着就用指頭在沈保長的鼻子上點了一下，又說：「你當初把我給你家弄的時候，恨不得把你的心都掏出來給我了，如今看你跟船戶安老五的老婆，那個臭婊子弄了個熱火！」沈保長刷刷那口洋烟「哈！哈！嗆！」一鼓作氣的抽完，口裏冒着白烟，含糊地答道：「好我的親娘，我又不理她，不離你的路……」還沒等保長說完，那婆娘就「啐」地把鞋底一摔，手指點着沈保長罵道：「不要臉！不要臉！」口裏唾沫星子亂飛。這時，就聽得有人在外拍門，沈保長趕快吹了烟燈，跳下炕來，趿着鞋，去開了門，一看，見是李得茂拉着蔣海林，就問：「什麼事？」李得茂就把裝甲兵如何搶菜，怎樣打他的娃，前因後果講了一遍，最後說：「保長，你看他們就這樣不講道理嘛！」蔣海林把身子一縱，說：「哼！到底誰不講道理？你們簡直要造反！把我綁了，哼，我看你把這事怎了？」沈保長聽說兩方面的話，搔了搔頭皮，心裏想：「有心把得茂罵上一頓，叫他去裝甲兵團認錯賠罪，非但得茂要吃大虧，就是對我保長也不大利。他們會拿住這個把柄，以後要來找我的麻煩的。要是給他個馬馬虎虎地不管，人家是胡宗南的裝甲兵團，惡勢力嗎，這事豈能善罷甘休？」沉默了好一會，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索性給他把這事推到鎮長跟前，看他鎮長怎樣處理。於是就抓起筆來，取了一張信紙，一揮寫，一邊對李得茂說：「我看這樣，李得茂，你把人帶到鎮上去，我給你寫個信，

你拿上去見鎭長，看他怎樣處理。」信寫好後，給了李得茂，李得茂無奈，只好拿了信，帶着蔣海林到鎭上去了。

誰料一到鎭上，鎭長正在和徵糧委員們打牌。勤務把得茂的信拿進去給了鎭長，鎭長很不耐煩地看了看，知道裴甲兵團不是好惹的，當時就叫他的文書代他去給得茂回話。這文書約有六十上下的年紀，戴了一副白銅腿子的老光眼鏡，他是郭鎭長的姑父，所以鎭上人都叫他「老太爺」。他又是前清一個落第的秀才，所以鎭長有時遇見難辦的事，少不了就叫他當擋箭牌。他平常總穿着那一件變了色的黑緞子馬褂，見了人總愛把兩拳合在一起，舉到胸口上，先打一個拱，然後才開口文縐縐地講話。今天他也照例地對李得茂打了一個拱，然後才慢吞吞的說道：「本文書奉鎭長面諭，此事本鎭礙難辦理。仰該民逕往保公所申訴即可。」說到這裏，老太爺嗆咣嗆咣地咳嗽了幾聲，把一口濃痰吐了出來。又接着說：「越級控告，破壞政令，理所不許，本應嚴加申斥；但姑念該民年老無知，又屬初犯，准於免究！」李得茂老頭子一滿沒有聽懂這一串文言，就問：「老太爺，你說些啥？」這一問，把老太爺鬧冒火了，就跺脚嘆氣的說：「眞愚蠢！叫你回去找沈保長去，鎭長不管你這事！」說畢瞪了得茂老頭子一眼，嘆了口氣，又搖頭擺尾的唸道：「愚哉！斯民也。愚哉！斯民也。」便又打了個拱，就進屋內去了。李得茂無奈，只得又回去找沈保長。

這時沈保長正在家裏熬大烟，用一把爛芭蕉扇在煽爐子，見李得茂又來找他，把眼

一瞪，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得茂噘着嘴說：「鎮長人家不管。」蔣海林沉惡着臉，只在那裏長吁短嘆，蹲在地上一聲不響。沈保長抬頭看着得茂講話，沒注意，把烟鍋內的許多大烟水搕倒在地上，心中已有八分氣惱。偏是李得茂又把裝甲兵團的「糧子」如何不講道理，前因後果，囉囉嗦嗦又講了一遍，更叫他生氣。就罵道：「他媽肏的！這是胡司令和蔣委員的隊伍，你有多大的本領，敢惹他們？我不管！你找鎮長去！」得茂說：「我找過鎮長了，鎮長說，這是保上的事。你不管不行呀！」沈保長一聽此話，氣得把雙手一拍，說：「鎮長比我的官大，他都管不了，我怎敢管！你還是到鎮上去！」

得茂老頭子這時才感到這事的可怕了。人家都不管！顯然地，他是有點困惑了，不知這事如何才能下台？心裏一急，不由得流下兩點眼淚，走進一步，就在沈保長面前雙膝跪下了，說：「沈保長，他們把我娃打傷，我都不提了。現在只求你收下這個「糧子」。該怎辦，就怎辦，我沒啥說的！」沈保長心想：「這老頭子近來賣菜，生意還不壞，多少可能從他身上撈點油水，就賣個人情吧。」於是趕快拉着得茂老頭子說：「快起來！快起來！我這個保長，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是你知道的。」同時他又把得茂拉在一旁暗語：「不過你這次把人家裝甲「糧子」綁了，怕的是人家不依，又該怎辦？」得茂說：「求保長作主，我沒啥說的。」沈保長皺着眉尖，伸出一個指頭說：「怕你要花這些，還不知道能不能了事！」說着他把伸出的那個指頭又搖了搖。得茂

問：「要花一百元？」沈保長臉色一沉，把眼一瞪，說：「那有那樣便宜，我說的是一萬元。不然，你這個擅綑官兵的罪名，起碼要坐半年牢。你不懂公事，不懂法律，花上萬兒八千元，還要有我給你週轉去哩。」

得茂老頭子低着頭，有心答應下哩：沒有錢；有心不答應哩：事情不得下台。猶豫了好久。沈保長突然臉色一變，問道：『怎麼樣？』這得得茂只得答道：「唉！……好保長哩，事情已經弄到這兒啦，有啥辦法？那怕全家不吃也罷，我去想法把菜賣了，給你把錢送來。」沈保長點頭應聲：「好，那你就馬上去辦！」得茂剛一出門，沈保長就趕快給蔣海林親自把繩解開，連聲道歉地說：「實在對不起，使你受屈了，這些愚民百姓，無知無識，請你莫要見怪。」這樣的招待，眞出乎蔣海林意料之外，他想：「今天搶菜打人，引起公憤。算是自己倒霉就是。」現在沈保長對他這一下，他的想法又變了，反而壯了他的膽子，就高聲說道：「沈保長，我們是奉命出來的，你知道不知道？今天出了這個麻達，你保長要負責任呀！」沈保長趕急陪笑的說：「是是是，明天我們派人送你回團部去，現在天已晚了，隔河渡水，也不方便。還有你們那輛大車，明天也一塊送去。」蔣海林說：「哼！回去！沒有這樣容易！」沈保長一聽這句話，知道不對勁，心裏暗自罵道：「好狗的！你也在魯班門前弄起斧頭來了。不給他硬一點，他眞是不知道花椒是麻的。」於是把面孔一擺，高聲說：「你還想怎麼樣？老實告訴你，搶菜打人，證據確鑿。我表叔在縣上當委員，跟黨部都是通氣的。事鬧大了我還怕個毬！」他

一邊說，一邊偷看那蔣海林的臉色。果然那個傢伙也不言傳了。沈保長心裏感到好笑，認爲這人眞是「挨磚不挨瓦！」他也就不往下說了，就留他晚上在伙計炕上歇宿。又叫他老婆給蔣海林端了兩碗剩飯。蔣海林餓了一天，也不管冷熱瞎好，呼呼地吃了個乾淨，沈保長把他安頓好了以後，見大烟已經熬好，就回到裏面屋子過癮去了。

第四節　賣油担巧舌應付

第二天淸早，沈保長起了床，就把保丁叫來，商量怎樣送蔣海林回鄉這件事情。提起這個保丁，他那張嘴很能說長道短，人又逛[illegible]滑，因而大家給他起了個綽號，叫他「賣油担」，他的眞名倒很少叫。他的個子不大，瘦麻恰人，鼻梁窪裏有些麻斑，因他生就的一副紅爛眼邊，旁人開玩笑的時候常叫它雞尻子。他一見保長就問：「叫我幹啥咧？」沈保長說：「還不是爲了李得茂老頭子鬧的這個亂子！」說着他順手拿了個水烟袋，呼嚕呼嚕地抽了一口，又慢吞吞的說：「這事不簡單，老頭子綁了隊伍上的人，但我們還不能向隊伍承認是老頭子的不是；若是承認了，那些什麼裝甲兵會更在我們頭上屙屎。」賣油担點頭「嗯！」了兩下，沈保長放下了水烟袋，向賣油担跟前移近低聲的說：「你想，就是把李得茂叫人家拉去殺了剮了，倒是小事，恐怕連我們也不利哩。」

賣油担聽到這裏，把嘴一抹，那紅邊眼像閃電似地眨了幾下，說：「對，這事我們不能認錯；若一認，那就是把刀把子遞到人家手裏了。」沈保長微微一笑，拍着賣油担的肩說：「這事我看非你到那邊團部去一遭不可！」賣油担滿口應承：「好好好，我去。」保長又把賣油担的肩膀一搬，說：「慢着，你去可要小心，不要說出麻達來。」賣油担把頭一仰，說：「嘖，嗳——你把我說的……」沈保長眯着眼，小聲說：「還有，你先到李得茂家裏去看看，問他把錢弄的怎樣了。我們要先把錢抓了，再給他辦事。他要是沒有一萬元，那可不成！」賣油担答應了一聲「好！」就直奔得茂家裏去了。

不多時，賣油担就拿着錢，笑嘻嘻地跑回來，向保長說：「巧得很！李得茂剛把菜賣了，他老婆還哭哭啼啼地扯住老漢，捨不得把錢給我，被我用大話詐了幾下，才把錢給了。」沈保長笑嘻嘻地接了錢，點了點數，說：「嘖，你拿兩千元零用去！」賣油担這兩天手旁正需要錢，見沈保長這樣慷慨，也就不計較多少，接過錢，笑嘻嘻地把嘴裂得能放進去個拳頭，說：「哈哈哈，那就太得哪個了……」沈保長把票子往腰包一塞，含糊地說了一聲：「沒有什麼。」接着就打發賣油担吆着那輛大車，送蔣海林過河到蓮理寺去了。

再說那司務長劉熊和車伕老朱，昨天逃回團部以後，一直等到天黑，都不見採買員蔣海林回來，恐怕亂子鬧大了，心裏老是着急。到了晚上點名的時候，才把今天的事情，報告了柳營長。柳營長是個百靈百巧的人，細長的個子，高鼻梁，在他的左眼角旁

邊，有一塊大傷巴，據旁人說，那是他小時調皮，被誰家的孩子用瓦片打傷的疤痕。但是他自己却到處亂吹，那是他在火線上帶的花！他知道司務長和團長有親戚關係，一心要想聯絡他，聽了司務長報告拾菜之事以後，就說：「這裏的老百姓本來就刁滑，今天的事也不能怪你，明天我們差個人去保上把蔣海林找回來就是了。」二人聞言大喜，心裏的石頭也就落下去了。

那知有人把這事告訴了胡團長，胡團長立刻大發脾氣，差人去叫柳營長。這胡團長四十上下年紀，生得魁偉肥胖，八字鬍，口裏鑲着一顆金牙。柳營長剛一進門，胡團長就把桌子一拍，突的站了起來，問道：「怎麼搞的，叫老百姓把我們的人連車都扣下了？」柳營長站在那裏囁嚅地說：「就是昨天劉司務長帶了兩個人，去河那邊搞菜，恐怕是為了換票子，和老百姓衝突起來了，……」他還沒講完，胡團長就聲色俱厲地喝道：「你幹什麼的！」這一聲，把柳營長嚇得向後退了一步，高高地鼻梁上滲出幾點油汗。胡團長又逼近一步，歪着頭指點着他說：「我給你們常說，作事要機巧一點。搞老百姓的東西，多少給點錢。在名譽上也好聽些，說起來是我們掏錢買的。你一點錢都不給，叫人家鬧起來，我們是搶人家的東西。這像什麼話？」說着又把臉色一變，「為了我們的名譽，要是弟兄們不遵守軍紀，槍斃他幾個都行！」柳營長是胡團長一手提拔起來的部下，對團長的性格他熟悉透了。凡是他發脾氣的事，就有辦法，那怕天大的事也會烟消雲散的：若是他對你笑着，那就準會出事。所以士兵們都背地叫他「笑面虎」。

柳營長這時一見團長這樣罵他，心裏早已舒服透了，就知道事情沒關係。所謂「軍紀」，「槍斃他幾個」，都不過是他要面子，掩人耳目的話。過去也不知道說過幾百遍了！於是他在團長罵完之後。很鄭重地說：「是，團長，咱們的人是否完全沒有給錢，我還不清楚，我再下去調查一下，再向團長報告。」胡團長說：「好，馬上去，調查清楚。」柳營長說聲「是！」就行了個軍禮，向後轉，退下來。

司務長和老朱聽說胡團長把柳營長叫去了，放心不下，都在柳營長房裏坐着，等待消息，約莫有十五分鐘，兩人見他面帶笑容的回來了，都異口同聲的問：「團長是發笑，還是發怒？」柳營長說：「發怒。」兩人都懂得「笑面虎」的特點才放心了。同時柳營長又添鹽加醋，賣弄功勞的誇張了一番。司務長會意，立即在一旁跟老朱咬了咬耳朵。只見那老朱不住點頭，拔脚就走。柳營長也不理會這事。不一會只見老朱回來，手裏拿了兩瓶酒，五廳白金龍香烟和一包冰糖。司務長說：「柳營長，你留下用。」說畢，柳營長笑而不言。司務長就和老朱出去了，柳營長打開酒瓶，呷了一口酒，燃了一支香烟，躺到床上，獨自沉思了好久，也就睡了。

第二天早晨柳營長吃罷早飯，正要派人到保上去要人，却見採買員蔣海林紅漲着圓球似的臉來見他。柳營長問：「你怎麼回來的？」他說：「保長差人送回來的，大車很晚回來了。」營長又問：「保上的人走了沒有？」他說：「還沒走，在傳達室裏坐着。」柳營長心想：「這就好解決了。」於是向蔣海林說：「你去叫他到我這兒來。」

蔣海林答聲「是！」就出去到傳達室把賣油担叫進來了。

柳營長暗想：「給他來個先硬後軟，事情就好辦了。」於是他就向賣油担問：「是你把軍送來的嗎？」賣油担說：「是。」柳營長用拳把桌子捶的「咚！」的一下，震得桌上的一碗水都溢了出來，喝道：「你們簡直要造反！我們的人把菜錢給啦，為什麼還要綁我們的人？」賣油担把紅爛眼睒了幾下，圓滑的來了個反問的口氣：「錢給啦？」營長說：「可不給啦？我們上邊發下的軍餉充足得很，難道我們還出不起那點菜錢？」賣油担心自盤算着：「不管你如何講，咱給你推得一乾二淨，看你把老子怎的！」因此也就回答說：「報告營長，究竟給不給錢，我還是不知道！」營長有些生氣，本來他是坐着的，現在忽然站立起來，有馬刺的長筒皮靴「喞！」的一響，把賣油担嚇得一跳，營長這時用手指直端端地指着賣油担說：「問這也不知道，問那也不知道，你究竟是個幹啥的？」賣油担說：「我是個跑腿的。昨天我根本不在家，怎麼會知道？」柳營長罵道：「放屁！不知道？我要你的腦袋！」賣油担裝作欲哭的樣子，說：「好營長哩，小人不過是一個跑腿的，你罵我有什麼用？營長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小人回去告訴我那保長就是了。」營長一想：「也是，罵他個跑腿的沒啥用。」於是就把自己的火氣壓了下去，另換一套軟的辦法，拍着賣油担的肩說：「坐下坐下，我看這樣好不好？」賣油担說：「營長請講」。柳營長一見賣油担口齒靈俐，應對乖巧，心中大喜，就說道：「只要你把這事做好了，一定重重的賞你！」賣油担也裝作熱心的，說：「賞不賞沒關係，

要做啥，請營長吩咐吧。』柳營長一看左右無人，就把凳子一拉，靠近賣油担，還給他一支烟抽，然後才說：『我引你去見我們的胡團長，你去可要好好的對答。團長一定問你：「我們的人買菜給了錢沒有？」你就說：「給了。」他再問你：「給了錢為什麼還要打架？」你就說：「為了嫌票子爛。」團長問你能夠證明麼？你就說：「能。」只要能這樣回答，保險什麼問題也就沒有了。』賣油担睒睒眼道：『能行，能行！答覆這幾句話很容易。』柳營長很高興的說：『那我就引你去。』於是賣油担就隨着營長走了出去。

其實賣油担已打定了主意，他在心裏好笑：『這些當官的把別人當「二百五」，其實他媽的自己才是二百五！老子還是給他來個三下五去二，隨機應變就對了。』他想着想着，已來到了團部。柳營長一見胡團長，就笑嘻嘻地說：『團長，我們的人是出了錢，保上的這個人可以作證。』胡團長把八字鬍一摸，問賣油担：『你知道我們的人是出了菜錢的嗎？』柳營長在一旁暗使眼色，笑嘻嘻地用眼瞧着賣油担，希望他照他吩咐的話說，不料賣油担裝着沒有看見，却這樣給胡團長回答了：『哎呀——！那天恰巧我不在家，你們的人是否給了錢，我就不知道，保長也沒有給我說。』這幾句話只把柳營長氣的直跺足。胡團長回過頭來就責罵柳營長：『亂彈琴！什麼可以作證？』柳營長在一旁面紅耳赤，用手在屁股上摸個不停。賣油担將紅爛眼又閃了幾下，裝着哀求的樣子向團長說：『團長還是不要追究此事吧，老百姓有什麼不對，還希望你原諒。如果是團

上的弟兄不對麽，只要團長不追究此事，下邊老百姓還敢有啥說的？」賣油担說完，就用眼盯着胡團長嘴裏露出的黃燦燦的金牙，只見他把頭點了兩點，開口說道：「那就這樣好啦，你回去給你保長說，叫老百姓給我們寫個「無事字」送來。哼！以後你們莫這樣胡鬧，我可不能他媽的再饒恕你們！」賣油担連忙彎腰鞠躬，連聲答着：「是，是，是。」就趕快退出團部，渡河回到保上來了。沈保長見了賣油担，趕緊跳下炕，問：「怎麽樣？」賣油担把到裝甲兵團柳營長怎樣吩咐他，他怎樣應付胡團長，及着令寫「無事字」等事，講了一遍。沈保長哈哈大笑，稱贊不已。隨手找了一張紙，提筆寫道：

「立寫「無事」字據人李得茂，茲因昨日貴軍來買白菜，已照價付錢」寫到這裏，他心裏忽然一跳，不言不語地獨自把頭擺了兩下，就把「已照價付錢」五字又用墨塗了，然後再接着寫了下去：「因換爛票子，雙方爭執，發生誤會，後經解釋清楚，相安無事。貴軍愛民如子，軍紀森嚴，我等百姓，無不深感欽佩！恐口無憑，立此據為證。」

寫畢，沈保長搖頭擺尾的唸了一遍，只見賣油担捧腹大笑，道：「保長總算是個公事通，不但不提錢究竟給了沒有，反倒來了，「貴軍愛民如子，軍紀森嚴，我等百姓，無不深感欽佩。」這四句話，真挖苦得可以！」沈保長只是笑而不言。賣油担又道：「這東西是不是要給李得茂看看？」沈保長道：「呃，脫了褲子放屁，何必多那一層手續？他又不識字，懂得個毬！馬上叫人送過河去就是了。」於是賣油担下去找了個人，就將「無事字」送到裝甲兵團去了。

第五　為報復轟打強姦

『無事字』送去後，第三天的早上，天色霧濛濛地落着霖霜，寒鴉在空中叫着飛過。渭河上的船夫，都把船靠了岸，聚在一堆烤火。這船夫中有個叫禿子孫拴的，是孫六的哥哥，即福娃的妻哥，他們一壁烤火，一壁唉聲嘆氣的談着這幾年生活的艱苦。突然聽見河南岸『嘩——嘩嘩！』的聲音，透過茫茫大霧，見有兩輛汽車急向岸邊馳來。汽車的兩旁，繪有『青天白日』的黨徽，還有『裝甲兵團』四個大字，車上除了上次搶榮的司務長劉熊，採買員滕海林而外，還有八個揹盒子槍戴『烏龜殼』的裝甲兵。船夫安老五伸伸舌頭說：『糟糕！這些傢伙他媽的屄又來啦！』原來這些船夫都是南河村人，他們也常常受到這些裝甲兵的壓迫。就拿坐船這事來說吧，這些隊伍過河，從未給過一個錢，稍一不慎還要挨打受氣。所以他們一見這些裝甲兵，就痛恨的要命！特別是那禿子孫拴，因為上次他妹夫李福娃被那些傢伙打了個頭破血流，他更恨的不能說啦！這時那兩輛汽車很快的就到了岸邊，駛上了渡船。坐在車上的那些裝甲兵都狂賊亂叫地強逼着船夫開船。船夫們沒辦法，只好一個個沮喪着臉，撐了船，渡他們過了河。他們過了河，船夫眼巴巴的望着他們的汽車，又向南屯村馳去了。禿子孫拴說：『唉！那些傢伙又

到咱們村子去了！」安老五把嘴一噘，撒得臉色向孫拴說：「你快去，到村裏看看，今天要是他們又來糟蹋咱村子，我們也給他狗爹來一套。」孫拴說：「好！」就放下籃，把禿頭上的手巾另繫了一下，跳上岸，一連一見的向村裏走去。

再說那些裝甲兵坐着汽車一進村子，一個一個都跳下車來，「叭！」「啊！」打了幾槍，村裏的人，嚇得到處亂竄，都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那些裝甲兵便一個個提着槍，闖到老百姓的家裏去，嘴裏喊着：「要白菜，」實際上見了什麼值錢的東西，他們都拿。而且見雞打雞，見狗打狗，槍聲不斷的響着，立刻恐怖空氣罩滿了全村。司務長和蔣海林要報上次的仇，就在街頭抓住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要他引他們到李得茂家裏去。那小孩嚇得哭哭啼啼不敢引去，司務長馬上發了脾氣道：「快走，不然就打死你！」那小孩胆怯地𡃁着嘴，用手向那邊指道：「就在那兒，你們去吧！」司務長和蔣海林才撩下小孩，馬上跑到李得茂門前，一脚將門踢開，直闖而入。李得茂老頭子這時剛吃罷飯，手裏提了個罐子，正要到菜園子去給福娃送飯，忽然聽得槍聲，待要出去打聽，却見司務長破門進來，一把將他揪住，嚇得老頭子把飯罐掉在地上打了個粉碎。他們立刻把得茂老頭子脫得赤條條的，綁在柱子上，用皮鞭一頓毒打，打得得茂渾身破爛，死去活來，大呼大喊。他老婆跪在地下苦苦哀求道：「老總老爺，饒了他罷！」司務長三角眼的眼一瞪，迎面就給了她一馬鞭，又打得老婆子倒在地上哭滾叫喊。福娃媳婦想跑，被蔣海林如餓虎般的一把抓住，司務長見那媳婦臉上倒有幾分姿色，就拉到炕

上，那媳婦死命掙扎，但怎拗得過他們呢？他們又把那媳婦臉上咬了幾處傷，血都流了出來。媳婦哭喊之聲，眞是慘不忍聞。直到他們把那獸慾發洩完了，才走了出去。司務長見那兩輛汽車上：白菜、蘿蔔、死狗、死雞……裝的滿滿的，就得意的向兵士們說：「上車，開了走！」他們上了車就按着喇叭：「嘩——嘩嘩！」向村外馳去了。

第六節　恨殘暴弄水沉舟

卻說那些船夫，見孫拴到村裏探聽消息去後，就紛紛議論起來，一個老頭說：「今天，狗肏的們心眞狠，倒把汽車開來搶啦！」一個名叫王春茂的青年說：「我也去村裏看看，昨天我剛收了幾百斤蘿蔔，還沒賣呢！」還沒等他拔脚走，就聽村裏接二連三的有了槍聲，衆人大驚失色的說：「哎呀……」安老五這人年紀大經驗多，就向衆人做了個手式，叫大家圍攏來，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陣，最後他咬緊牙關說：「叫他們狗肏的給龍王爺抬轎去！」衆人都說：「此計甚妙！」他們都是識水性的，因爲這已是十月天氣，很冷，大家就湊合了些錢，差王春茂到渡口東邊那棵大柳樹旁周家燒房買酒去了。

再說那禿子孫拴，探知了村裏的情形，氣也喘不上來的跑到岸邊來，把村裏被刼，李老頭家裏被糟蹋等情形，向衆人一五一十講了之後，大家都氣得摩拳擦掌，說：「

狗腐的裝甲「瘟子」，眞壞透啦！」孫拴說：「上次打了我妹夫，這次又糟蹋我的妹妹，我要是不報這個仇，眞是枉爲人！」安老五急忙把孫拴肩膀一扳，說：「你低聲一點，我們已經定好了計。」就又把那條妙計向孫拴講了一遍，孫拴把禿頭一歪，挽着袖子，說：「好，撬！」一言未了，只見那王春茂，提着酒罐，已跑到船邊，喊着：「大家快來喝酒！」，那罐大約可裝三斤燒酒，五六個船夫，就在渡口棚棚底下喝起來。喝畢，安老五就拿了一把斧子，向大家說：「上船！」自己走到船邊，身子一縱，跳上了船，其他人也都跟着跳上船了。安老五在那船頭上，掄起斧子敲打起來。不多時，把艙底板上的釘子都已打鬆，事情也佈置停當了。

這時已是下午三點鐘，刮起大風來了，天上的烏雲亂跑，渭河的水總還是那樣滾着、亂着。大家因爲剛才喝了些酒，心裏又氣憤，都覺得身上發熱，腦子澎漲。他們都咬定了牙，在船上悶呆着。突的聽見「嗶——嗶嗶！」的聲音，打破了他們的沉默，那兩輛汽車飛馳而來。他們都站起來在船上瞭望，只見果然一車裝滿了各種菜，另一車雖然菜只有半車，但死狗却有二十多條，鷄有一百多隻。在死狗當中，有一隻白底黃花四脚漆黑的大狗，頭上中了一槍，染滿了鮮血。安老五一眼就認出來了，那是他家養的他最喜歡的一隻獵犬。於是他扯了扯王春茂的衣服，低聲的說：「我的狗也叫打死了，你看！」王春茂說：「[illegible]

「我的蘿蔔一定也被搞了。」大家正在看着那汽車上的東西出神，間或[illegible]一聲

喝道：「快上船！刮風了。」船夫們就搭了跳板，讓汽車上了船，裝甲兵都已坐定。他們正在拔錨，司務長又鼓起他那兩個高顴骨的鬼臉，罵道：「你們他媽的出點勁，天快要下雨了！」安老五說：「老總我們儘量的給快趕嘛，你還罵什麼？」司務長隨手就是一皮鞭，「噼！」的一聲，打在安老五臉上，罵道：「娘西屄！再喋啃，給你頭上開個煙筒！」船夫們壓着怒火，喊聲：「撐！」把篙向岸上一點，船離了岸，慢慢向渦河的中流駛去！剎那間，就將船開到了河心。只見那船頭的木檔，慢慢地裂開，板縫寬了，水流進了艙。安老五和孫拴再把篙往板縫裏一蹺，馬上那頁板張了開來，大水湧進了船。安老五一閃，早已跳到水中去了。孫拴等都跟着噗通噗通地鑽入水裏。船身立刻傾斜了；裝甲兵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身不自主的晃盪起來，亂哭亂喊：「救人呀！救人呀！……」只聽嘩啦一聲，二輛汽車像兩塊大岩石似的倒入水中，水面上鼓了幾個泡沫之後，也就無影無踪了。那些傾入水裏的雞、狗、菜，隨水漂流而去。接着船就沉沒了。至於那十個裝甲兵咧，起先還在掙扎喊救，可是在水面旋轉了幾下，一陣浪花打來，再也聽不見他們的聲音了。

這時，天色已黑，風勢稍停。安老五、孫拴、王春茂等衆人，各施本領，已游到岸上來了。岸邊上的船夫都來看他們，像迎接英雄似的，把他們接到棚子裏去，燒燃一堆火，讓他們把衣服烤乾。他們又湊合幾個錢，派人到周家燒房打酒去了。每人的臉色在沉痛中透出了幾分愉快。村裏有些人聽到這個消息，半夜裏還打着燈籠到河邊來，問長

問短。小棚子跟前立刻顯出空前的熱鬧，裏裏外外都是人。不一會，酒又打來了，他們就圍着火堆盡情暢飲，像是要把他們一肚子的鬱氣，都要吐完似的！不覺天色已經快亮了，東方天空一片紅光，古老的渭河也像從夢中蘇醒過來，在那裏波動着，奔流着，咆哮着，在朝暾的照耀中，閃着金光，直奔黃河而去。

從此以後，這渡口好多天都斷絕了來往，這些船夫們暫時也不在這兒撐船了。至於他們跑到那裏去了，今後還會發生什麼事情，聰明的讀者可以慢慢的推想，不過作者可以在此插一句嘴：「老百姓決不是愚蠢的，誰要欺負老百姓，誰就是自取滅亡！」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於文協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This book is due on the date indicated below, or at the expiration of a definite period after the date of borrowing, as provided by the library rules or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the Librarian in charge.

DATE BORROWED	DATE DUE	DATE BORROWED	DATE DUE
C28 (251) 100M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